六藝之一錄

六二

詳校官中書臣陸　湘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録卷一百三十九

錢唐倪濤撰

法帖論述九

淳化秘閣法帖考正卷第一 以下十卷琅邪王澍詳定

歷代帝王書

此卷既皆歷代帝王書則第二卷齊獻王攸亦王也不應列名臣内若以世序為差則陳二王不應在唐後若以陳二王為王故列居帝次則文孝王亦王也

又不應在孝武前總之淳化草率荒畧處不可勝數

即此以觀亦足知其大凡矣

漢章帝書　按張懷瓘書斷云章草者漢黃門令史游所作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麤書之赴俗急就故謂之草書惟君長告令臣下則可建初中杜度善此書見稱於章帝乃詔使草書上事故有章草之目章草即隸書之捷草亦章草之捷也黃長睿云草書分波磔者名章草似此但謂之草愚謂此書全

是章體雖不必盡用波磔而筆法正同不得謂之非章草也但謂此爲漢章帝書則不可耳　梁武帝得右軍殘碑令殷鐵石搨一千字周興嗣次爲韻詔蕭子雲寫進始有千文之目安得漢章帝時遽有此書周憲王東書堂帖目爲杜度書度亦漢人決非是也或云即當年蕭子雲寫進本子雲筆力駿勁茲駕元常此書筆柔韻俗了乏勝趣當是俗手亂集千文字僞爲古體以眩俗目蓋即後安軍破堽等帖一手僞

書耳當年奉詔摸書為典甚鉅乃開卷第一帖便以僞書先之他復何說乎　黄山谷云疑是蕭子雲之最得意者僕謂此書筆力凡猥殊乏子雲古勁風骨不唯非章帝亦決不是子雲書若果子雲所謂買王得羊不失所望何必章帝始堪寶貴乎

晉武帝書　武帝諱炎文帝長子宣帝孫也大觀列宣帝後最是淳化置宣帝前豈以晉有武帝東晉有孝武疑不能辨故姑置晉帝之首乎荒率一至於此

元章謂此為孝武書按後譙王帖與此不類譙王滯俗此較清迴決知非一手書然此雖清迴泱亦非真黃長睿謂為後人依仿者是也　黃長睿云帖末故遣信還古者謂使為信故逸少帖云信遂不取答真誥云公至山下又遣一信見告謝宣城傳云荆州信去倚待陶隱居帖云明旦信還仍過取反凡言信者皆謂使人也今之流俗遂以遣書為信不復知魏晉以還所謂信者皆使之别名耳[illegible]劉次莊釋作既

下汲汸釋作須防具〻施宿作具之劉作具具字行
〻〻劉作寒到有寒到有定非意當是實欲可可要之
皆未可定總之俗子作書據臆寫仿非必盡有門法
亦不足辨其是否也

西晉宣帝書　宣帝司馬懿也傳七葉至元帝始都建
康何緣宣帝便有西晉之號亦猶東坡赤壁賦第二
賦可稱後赤壁第一賦不得稱前赤壁也　此帖既
稱宣帝書則當云懿白而帖首云之白疑未可定故

長睿以為未然按之字即古芝字篆作业象芝草出出之形後為語助所占增草别之實一字耳此當是張芝書筆法高古與一切僞作不同王侍書不能識别誤以為宣帝耳以芝六尚書當是皆列曹尚書芝顧汝和釋作外非未四字之白即帖首之白字劉作之得顧作云得亦非

東晉元帝書　元帝宣帝曾孫述書賦稱其豪翰英異用筆可觀此安軍帖筆勢糺繞全乏骨力米黄目為

僞作信是中秋帖米老亦目為僞愚意此五行風韻淳澹無前帖糾繞惡習目為僞恐太過　安軍帖末於平和於劉次莊顧汝和俱作報為是然書法則當是想蓋筆偶失耳　中秋帖始末兩頓首施宿大觀總釋作頓首頓首劉顧但作頓首當以施為正古帖凡末筆引長便作重字如此類正多慰杙顧釋作慰抱左從木恐非抱字劉作慰愁亦可疑

東晉明帝書　明帝元帝長子諱紹性至孝永昌元年

元帝崩明年二月葬建平陵帝徒跣至陵所此墓次安隱帖葢即其葬元帝後慰守視文武之書故墓次字越行而書法亦絕端謹葢其孝敬之意油然筆墨之間矣隱即穩字古通用

東晉康帝書　康帝諱岳成帝弟此帖縱横雄厚有凌跨一切氣象晉帝壘壁為之一變而年歷不永葢有天馬然居哀禮縟葢亦能激揚頽波者矣　顧釋評息醉切言也

東晉哀帝書　哀帝諱丕成帝長子四行筆力古勁絶有元常風格　情以灼怛顧釋作灼恒帖正作怛大觀同之怛憯痛也以怛為正顧釋誤

東晉簡文帝書　簡文帝諱昱元帝少子以咸安元年十一月己酉即皇帝位越十日戊午有詔大赦天下加恩有差此帖蓋即此時語時桓温當國威侔人主此蓋即與桓温商酌賜慶賜事者也明年三月癸丑亦有詔大赦然去即位已踰年不得云慶賜故知此

帖當是即位時事也　大觀帖闕礼天下舊章尉六
字大慶答三字右半蝕事具〻顧釋作具具施作
具一一當以施為正莫大之礼礼字右作乚柳公權
玄祕塔作礼蓋本此而更省耳施宿釋作祀非

東晉文孝王書　帖目稱東晉文孝王顧云道子當是
會稽王按晉書會稽文孝王道子字道子則道子正
文孝王會稽思世子名道生非道子也只稱世子並
未稱王顧因不知文孝即為會稽王道子之謚故誤

為兩人　文孝王道子孝武帝弟也君臣之等兄弟之差俱當列孝武後淳化置孝武前大誤大觀移置卷末唐高宗後最是

東晉武帝書　東晉武帝諱曜簡文帝第三子孝武也當書東晉孝武帝但稱武帝誤　譙王譙剛王遜也宣帝弟魏中郎進之子仕魏關內侯武帝受禪封譙王以武帝泰始二年薨安得至孝武時尚有書乎其僞無疑大觀移置武帝省啓帖後於世次為得然書

法却是偽也　顧云劉次莊釋比得作昨得非按次
莊釋文自明帝至孝武帝六帖皆以楷書不釋不審
汝和所云又何據也
宋明帝書　明帝諱彧文帝第十一子休祐文帝第十
三子晉平王休範文帝第十八子桂陽王也宋史以
祐為祐益史誤黃長睿乃謂當以祐為是豈手書反
不足信耶
齊高帝書　齊高帝蕭道成也帖目當稱南齊高帝淳

化但稱齊高帝者失之北齊高歡廟號高祖故知高帝之為蕭道成也書法笨弱米目為偽信是

梁武帝書　數朝帖與前譙王破堽等帖同是一手偽作長睿以為筆勢糾繞其偽不疑是也至謂此三帝草書當是李懷琳偽作與七賢帖同恐是過論今觀懷琳臨絶交書筆力圓勁直擬右軍以此三帝帖比之譬若太山之與糞壤不倫甚矣　二謝處謝字有失筆摹刻誤也大觀摹正

梁高帝書 帖目下旁注小二字

梁高帝即武帝也姓蕭氏諱衍廟號高祖武皇帝帖目既誤以祖為帝又以高帝與武帝分為二人尤不直一笑帖目下旁注小二字豈亦自覺其非故特注明一人分為二耶至米老以為齊高帝竟似未察帖尾有蕭衍字者尤荒率也 徐澄齋云帖目四字宜删當併入前條皆作梁武帝書

曹郢州曹景宗也高祖平新城拜郢州刺史 此與上數朝帖同是一手偽作筆柔韻俗米鑒良是

梁簡文帝書　簡文帝諱綱武帝第三子此水淺帖與上梁高祖書如出一手其僞不疑訪筆云切不知也及具下本有意字顧釋脫去

唐太宗書　太宗諱世民高祖次子謚曰文書斷云書法受之史陵按太宗書全法右軍蘭亭而縱横自如有凌跨一切氣象當年單騎突陣英氣彷彿可見淳化所收廿四帖太半以高宗書亂之殊荒率　黄長睿云弔江叔帖非唐文皇書高宗永隆元年七月丙

申江王元祥羕即此帖所謂江叔也高宗多以叔呼
諸父如滕叔不須賜謂滕王元嬰此以元祥為江叔
正高宗書也按江叔高祖第二十子江安王元祥也
以永隆元年羕則高宗此帖當即是年書但未知與
何叔耳　江叔帖徃叅〻當是一一顧作具非帖
末大觀有二日兩字　兩度帖或以為是文皇與第
七子祐書祐封齊王以貞觀十一年歸國明年入朝
以疾留京師帝親征高麗在道憶祐疾故書如此按

祐以十二年入朝留京師三年十五年還州十七年
謀反伏誅文皇征高麗在十八年時祐誅已逾年矣
則此帖決非與祐書但不能定為與何人書耳　懷
讓帖觀其筆法亦當是高宗書懷讓豆盧寬子唐高
宗第六女長汝公主之夫又唐順之左編南嶽懷讓
為六祖法嗣開元中與沙門道一論坐禪學佛之非
開元去高宗纔三十餘年或即是人氣候似少可當
是氣候劉作氣復非　藝韞多材帖黃長睿云亦高

宗書唐書高祖第十九子魯王靈虁篤學善草隷通
音律帖所謂藝韞多材者是也鵠魯王次子范陽王
也以魯王善草隷故云鵠夙奉趨庭之訓早擅臨池
之工也淳化以為太宗書亦誤　藝韞多材顧云韞
藴通或誤作轀氊操翰墨劉正作戲顧云劉誤作遽
非帖末大觀有十五日三字　進枇杷帖長睿亦以
為高宗書然未摭實按帖中有川路既遥無勞更送
之語則此書當與王蜀者高祖二十二子惟漢王元

昌自魯王遷梁州都督貞觀間坐附太子承乾賜死
太宗十四子愔封蜀王貞觀時以責教不悛廢為庶
人惟蔣王惲以永徽三年徙梁州都督正在高宗之
初史稱其造器物服玩多至四百車騷然護送為有
司劾奏詔貸不問則此帖正是與蔣王書中云川路
既遥無勞更送葢其騷然護送雖貸不問而亦深以
為非故微詞勸沮之耳帖尾云為善之暇想足怡神
規諷之意隱然可見矣　良深至悅顧云當是慰悅

一作至非扫足怡神劉正作想顧云劉作相非聊疏
緑字顧作緑字劉作緣非帖末大觀有廿九日三字
此上五帖惟兩度帖為太宗書餘俱高宗書此使
至帖乃太宗少時書太宗書法疎朗古澹有俯視一
切氣象獨此一帖風韻遒潤與諸帖不同又於帖尾
稱名當是未即位前所作　不乞信當是不知信劉
作不足非令為北邊當是今為劉作令為非相去太
近當是相去或作相知非寔情欣怆施作悦何屺瞻

作悒皆未是類篇悒薄昭切懷也謂我懷實欣快也
乏乏猶云不一一耳顧作無乏之非　山谷云臨朝
帖昨夜以下當别為一帖按太宗諸帖每帖末俱有
勑字自怡而已下無之且其書法亦與昨夜痛發無
異仍當以合一為正　臨朝帖者字無勞字摸搨有
誤　雅州造船帖按貞觀廿二年冬十一月雅眉邛
三州獠反先是帝以遼東之役蜀民不預徵發百姓
富庶至是將再征高麗遂使三州造船役及三獠督

迫嚴急於是三獠皆反帖云只為造船急所以如此
者是也　雅州或作雍州非劉作稚州尤誤万發兵
按文義當是方刻時失上一點耳或作一力二字尤
誤　八柱承天帖玩其筆法與答進枇杷帖正相似
亦當是高宗書長睿偶未及見耳　川嶽々靈當是
之靈帖失波耳顧因釋作下誤淳熙脩內司本有波
正作之字　又有八柱承天帖別本與淳化所載不
同吾嘗說晉唐名帖經好事者千臨百摸不惟筆法

迴殊甚至文義全別如魯公鹿脯帖北海縉雲帖之
類不可勝數學者欲奉為楷則將何所適從乎類帖
之不及古碑正以此耳　氣發帖門下与品或作六
劉顧俱作三品為是　門下中書省帖大觀以明日
移營下合作一帖宜是長睿以為此亦高帝書無可
據三里當是一二里或合作三非　引高麗使帖貞
觀十九年二月帝親征高麗二十年三月還京師夏
五月高麗遣使謝罪此引高麗使人辭帖蓋即其時

事也高麗下有使字顧釋脫去卩服蜀葵帖昨日劉次莊徐澄齋俱誤作昨者帖本是昨日　唱箭帖想々應合唱名東都帖々宜減納々即且字劉作名非效庾信帖端謹圓潤大似永禪師文皇以馬上得天下及既御極乃能厚自斂抑不作些子矜心躁氣洵可尚也　黃山谷云唐太宗廢遊甘泉帖只理會遼東一役按帝以貞觀十八年有詔親征高麗十九年春二月發洛陽夏五月度遼七月破高麗此帖所

謂廢甘泉之遊屐焦金之弊者也末云哥哥勅當是
帝與諸弟書則未由考矣潛即潛古通用　東都帖
按唐書地理志東都隋置太祖武德四年廢太宗貞
觀六年號洛陽宮高宗顯慶二年曰東都則東都之
名至高宗始復此帖定是高宗書淳化誤入太宗部
北方人語凡不為者皆呼為別今年別稅草言今
年不用稅草也　東都帖與高宗部九乹門以下六
帖正同當為高宗書無疑

唐高宗書　高宗諱治太宗第九子書法柔韋乏勁氣

其溺愛袵席流毒宗祏即此可見　太子僻洛城帖

與遣弘往東都帖同太子者孝敬皇帝弘也弘為武

后所生顯慶元年立為皇太子仁孝謙謹上甚愛之

故數遣往東都逐生氣也僻洛城帖雖不言弘而決

知是弘者忠母王皇后被廢忠雖立為皇太子未幾

亦廢弘母武氏方立為后故視弘尤愛惜之東都洛

陽宮也武后忌蕭王之死不居京師顯慶二年帝以

洛陽宮爲東都以處之此遣太子往東都從武氏也
欲僻洛城謂欲僻居洛陽宮即往東都遂生氣之意
錢事帖高宗乾封元年五月鑄乾封寶錢明年正
月罷之帖云錢事且莫宣出葢自行乾封錢轂帛踊
貴帝心悔之故有是勅耳
陳長沙王陳叔懷書　黄長睿云據陳史長沙王但有
叔堅無叔懷其弟亦無此名觀帖作名處疑是叔慎
叔慎陳宣帝第十六子岳陽王也據此則此帖目當

云陳岳陽王陳叔愼書淳化大觀俱題作長沙王陳
叔懐非是　宣和書譜稱梅發一帖字娬媚而藏勁
氣觀其鋒勢銛利葢已開歐陽父子之先　此帖多
闕筆既字極下一字園字徹字皆摸失意當時本跡
破損故致如此劉以極下一字爲是字臆說耳
陳永陽王陳伯智書　伯智陳文帝第十二子永陽王
也黄長睿云陳文帝謂宣帝曰我名子以伯汝宜以
叔此永陽王書宜在叔懐前淳化誤録在叔懐後按

文帝始興昭烈王長子宣帝始興昭烈王次子雖同
兄弟而長幼既殊即位先後亦別伯智自當居先正
不待證之文帝語始分先後也　宣和書譜稱伯智
作字勁利行草尤工此二帖筆勢疎古具有兩晉風
格自是佳跡淳化熱甚帖第三行適當盡下便接寒
嚴帖顧釋竟合為一帖未是劉次莊徐澄齋仍分二
帖得之

淳化祕閣法帖考正卷第二

歷代名臣法帖

此卷為歷代名臣書張芝以有道徵不就未嘗事漢不得稱臣王敦桓温皆晉畔逆雖居宰輔不得稱名臣又其序次尤顛倒失錯衛瓘晉最初人今居郗後王敦元帝時大將軍王導成帝相桓温簡文帝相世次先後晉史可考今皆倒置王廙導從弟以居珣珉後珣珉皆王洽子而珣居長今反珉前郗鑒元明間人當居敦後而以列諸王後顛倒不倫一至於此至

其稱官爵誤者十八九又不足責矣今定其序次宜首衛瓘次張華次王敦次郗鑒次王導王廙而謝安居後餘子各從其族斯無失矣

漢張芝書　張芝字伯英後漢桓靈時人朝廷以有道徵不就故世稱張有道帖目當稱後漢徵士張芝書改正入第五卷黄長睿云唐文皇右軍傳贊云伯英臨池之妙無復餘蹤當是時逺購冥捜古帖畢出御府所蓄其富無倫尚無伯英書後世豈可復得非直

唐也晉世見者亦寡故庾翼與右軍書云昔得伯英
章草十紙過江亡失常歎妙蹟永絶此卷章草芝白
一帖差近古疑亦先賢摹倣至知汝愁以下五帖則
老米所云皆張長史書者信然矣按南齊太祖賜示
王僧虔古蹟十一種中有張芝書一帙宣和書譜載
内府所藏有張芝草書冠軍帖章草消息帖二種宣
和所收真偽或未可定王特進精鑒必非妄語南齊
在晉後尚或有之則在當時或偶未之得或極力購

取而藏者愛惜不出亦世所時有未必人間永絶故

褚遂良云鍾繇張芝之跡不盈尺紙亦未嘗竟謂絶

無也但此數帖狂縱不倫與獻之託桓江州助汝等

帖同是一手偽書老米目為張長史猶是過則之論

長史雖顛逸然一波一拂皆有法度觀其授顔魯公

十二筆意何等精嚴何等微密豈容任意渾洒此數

帖筆殊浮滑韻殊惡俗乃後來極庸妄人所為遽欲

汚衊長史且不可况伯英乎罪過罪過　大段淳化

僞書有三手第一卷千文及安軍破堮等帖為一手右軍適欲遣書等帖為一手伯英知汝殊愁及大令託桓江州助汝等帖為一手皆互有短長不足定其勝負也　潛夃乃王侍書摸本原作潛處耳處字一行耳字自為一行後人以紙幅短妄以處字分作不可為兩行且縮短耳字不惟失本帖筆意并王侍書摸本亦盡失其真矣顧謂王著誤分非平允之論大觀摸正　終年纒此援上吾病來本是一帖顧分為

二非當以劉為正　收本是復淳化摸誤大觀正作
復珵當是理旦當是且汝還化字甚蕭索蕭系字草
法俱不合律兩忝字劉作竟顧作意俱可疑一昨當
是一昨或合作所字非要之通體狂縱全乏漢時謹
嚴之意即果伯英書學之亦只可沿門擉黒況決非
是乎此等最易引壞人雜毒入心如油入麪不可湔
拔正當以為深戒耳　長睿云帖語數往虎丘祖希
時面祖希張玄之字也與大令同時虎丘地在江左

當是後人書二王帖詞耳　數處下不能容看字故提頭前面潛處耳耳字亦正如此後人妄以耳字縮短與縮短集散耳耳字同為失真也弥若當是彌若顧作彌數非　自知汝殊愁至此二十二行總是一帖　今欲歸帖總散付芝筆法當是佳並劉釋正爾顧以為劉釋闕又釋作往並恐未是憂勤當是憂勤以筆駛失一折耳　得鄱陽帖鄱陽庾冰也大令帖中時及之益可証此數帖之非伯英矣　不過收當

是疲字顧作彼可疑　以上本三帖米以爲五豈以

終年纏此及看過還復別爲二耶按今欲歸以下二

帖筆韻猶清故當較勝知汝殊愁也要之總是僞帖

秋涼平善帖專謹古雅信是伯英米以爲真而長

睿云疑亦先賢摸放恐是過論尒乃秋涼平善劉作

累爲陳作不日顧云按書法當是不爲不逐西行當

是不逐或作遂非捐棄漂汲捐山谷作指棄次莊作

業漂山谷作湮皆非當是捐棄漂沒送亲畏作余非

作舉作集亦可疑劲美陽一作劉美陽一作到英陽

俱可疑

後漢崔子玉書　安平崔瑗字子玉後漢濟北相帖目當稱後漢濟北相崔瑗書　張芝初師崔瑗杜度作章草嘗與朱寬書自叙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羅趙者羅暉趙襲也按後漢史崔瑗順帝時人張芝桓靈時人則序崔當在張前大觀正序在張前淳化誤列張後又於崔稱後漢張但稱漢豈未考崔

張世次同為後漢乎至於於張稱名於崔稱字自亂
其例所未聞矣　米以此帖為齊梁人書按此與第
一卷章帝等帖同為一手偽書雖風韻較清面貌似
異而筆勢糾繞乏清剛之氣則彼此正同為偽不疑
目為齊梁猶是寛論
魏鍾繇書　鍾繇字元常魏明帝太傅帖目當稱魏太
傅鍾繇書　按吳志魏文帝黄初三年孫權使稱蕃
於魏十一月魏加權九錫羣臣議不應受權曰此時

宜耳及帝欲封權子登權以幼辭權外託事魏而誠
心不款魏遣侍中辛毗等往與權盟併索任子權又
辭之魏乃命曹休等圍南郡索任子都尉周浩勸權
遣之權許而又辭之及帝久留浩權與浩書又欲為
登求婚并以孫長緒與俱帝信之而權終不遣表所
謂權之委質實懷不自信之心者也權以外患內難
未彌申辭上書求自改厲帝報書悃款信誓詔諸軍
不得妄進表所謂報權疏曲折得宜者也時魏三公

奏勸帝削權爵土移兵進討繇意以為過故云今者事勢尚當有所依違願君思省也繇意誠厚然其辭指鬱而不揚繁而無緒豈流傳歲久遺文錯亂與然文帝卒未嘗移兵削爵以從三公之請則或因繇之一言而止者與　宣示表長睿云真跡本在王丞相導家導過江時藏衣帶中以遺逸少逸少以遺王脩脩死其母以脩平日所寶并入棺中真跡遂絶此本右軍所臨者玩賀捷表唐人摸本真跡一正一偏真

有意外巧妙此表信可謂幽深無際古雅有餘然比
之賀捷則固有間矣豈爾時矜心作意亦未免有摸
擬之跡耶應據長睿鑒與得長風帖俱還之右軍
顧云逯韻會音代及也鍾繇力命表有復蒙逯及語
孫作人姓音録於文義不可通横所盻睨盻當作盼
省上兩筆耳作盻作盼似未是　再世荣名當是策
名黔江帖正作荣智永千文荣功茂實歐陽詢皇甫
誕碑荣名蕃服中俱作荣淳化作荣微誤黔江帖作

棠石尤誤　曲折得宜宜下有重字大觀無之文若
荀彧也白當是完字　李日華云淳化祖帖宣示表
後多戎輅表十二行諸帖少見按余在楊次也刺史
處見一卷亦有戎輅表　昨疏還示帖何屺瞻云英
字大觀蝕末筆孫仲牆言靖康之變帖石淪沒於金
開禧以後榷場中來者則剗去庚元規之名以避廢
主之諱所謂亮字不全本是也今鍾元常帖中亦剗
去英字末筆得非避亮子光瑛諱與　君能審已帖

本作君顧作若誤　長睿云白騎帖乃王大令所臨

唐開元中在滑臺人家并逸少臨宣示帖藏之故誤

録在鍾部當仍以還之大令　鼂頓帖大觀合上為

一帖文義斷續無從辨其是否仍舊貫　雪寒帖不

復〻作具非當是不復一一　長睿云得長風書帖

乃逸少早年書殊未變鍾體故亦誤置鍾部長風范

母子等語二王帖間多有米云齊梁人書非也按長

睿鑒信不磨松穆松也王氏子弟右軍帖屢及之郗

右軍妻家也此云郗還未卜當是重熙假節鎮下邳後語然則此帖之為右軍無疑矣　謝書已々々當是具右軍月半哀忤帖具是正如此作乞作欲皆未是

吳青州刺史皇象書　吳志趙達傳注皇象字休明廣陵江都人不言所歷何官張懷瓘書斷宣和書譜皆云官至侍中此云青州刺史不知何據帖目當稱吳侍中皇象書　長睿云皇象文武帖蓋寫後漢東觀

校書郎中高彪送幽州督軍御史第五永歳耳結字
亦古史本云吕尚七十此云師尚七十史本云明其
果毅此云昭其果毅蓋作史者避晉諱師景帝諱昭
文帝諱也五將三門下尚有地有九變丘陵山川云
云二十六句帖俱失之象書人間殊少惟建業有吳
時天發神讖碑若篆若隸字勢雄偉相傳乃象書也
張懷瓘目以沈著痛快真得其筆勢　即戎足身史
作即戎忘身帖正忘字末筆乃以心字作波法耳或

作是作從豈未覩後漢書耶　米云頑闇表與章帝一手僞帖長睿云皇象章草一表蓋唐人僞作其體正與世傳曹植書鶡雀賦正同皆非真跡至若孫皓上晉武帝表亦章草書字畫高古與此有間矣　頑闇玄爲當是容薄山谷作空蕩非凡百秋稺當是乘穢山谷作朽穢亦非巾宜或作中宜或作閒宜存疑爲可特蒙哀佑恐當作待偶失一筆耳作傷作侍亦可疑安茲感字摸搨小失忘弦紀當是忘軀命右軍

桓公至洛帖賊重命命字亦如此寫顧作欲非崇觀當是榮觀山谷誤作裏觀智方豈私當是營私索靖月儀章營字亦如此寫顧作當私非何屺瞻云大段此帖文多斷闕或因蛀損摸搨時但存其所有字故多不可讀耳

晉丞相張華書　張華字茂先由壯武郡公代下邳王晃為司空領著作後遇害削奪太安二年復之則華雖宰輔非丞相也帖目當稱晉司空張華書　絳帖

平云茂先終於司空非丞相唐世已無書跡此帖僞作麄惡多俗筆與李懷琳所作七賢帖同其末一筆皆下垂也何屺瞻云似齊梁人書　疾々施作欲顧作已甚皆可疑比归々顧作將念亦可疑張華〻施作呈爲是或作頓首

晉丞相桓温書　桓温字元子以簡文帝時晉丞相孝武帝寧康元年卒王導字茂弘以成帝咸康四年晉丞相五年卒王敦字處重以元帝建武元年拜大將

軍永昌元年自爲丞相又僞讓不受明年大寧三年卒則三公俱當稱東晉溫與導俱稱丞相王敦則但當稱大將軍其序當先王敦次王導次桓溫淳化皆倒置失次

丞節劉顧俱作逐節餘亦慰勞大觀作餘所淳化摸誤法書劉作諸相具答固非顧作諸都督亦未是存疑爲可無所收後當作護以度劉作治度顧作酒席俱可疑

晉丞相王導書　省示帖不當是示一作不非辛酸之

至當是至山谷作言或作意皆非吾字當是吾守下
多一折顧作甚於文義可通筆法不合考異云當作
慮非丞忘山谷作蹔忌非劉顧作蹔忘為是綴中山
谷作殿中較是劉作㲉於草法亦不合大觀竟摹作
冠尤非之天明往顧作亦存疑　改朔帖羽字將字
日字異字俱摸失大觀改正溺丞貝何如丞一作惡
當是蒸字而省其草耳自一作日皆非滿孤即懣悶
不了當是不一一劉顧等皆作具非羞么當是道白

施釋是劉顧無白字葢失之　改朔五行字較細當別是一帖上帖適行盡耳劉合上作一帖誤

晉丞相王敦書　侍中悲中失一筆〻〻當是邑邑或分作今邑或合作意皆非㠯如常當是正如常劉顧作自恐未是也恡〻劉作快快顧作憒憒憒憒心亂也較是

晉中書令王洽書　王洽字敬和導第三子歷官吳郡内史徵拜領軍尋加中書令不受固辭升平二年三

十六歲卒於官則洽但當稱領軍不應稱中書令

歐陽詢言王逸少與從弟洽變章草為今草韻媚宛

轉大行於世章草俱絶按右軍領軍之前能今草者

不可勝數何得謂二王始作今草張懷瓘言伯英學

崔杜之法温故知新因而變之以成今草轉精其妙

為得之矣　右軍言弟書遂不減吾觀此四帖草法

淵渾行更遒古風力直逼右軍祇以歷年不永遂名

劣右軍耳僕謂領軍格韻故當在大令上　辱告帖

耒問承字摸有失筆還〻當是還白劉作日非　不
孝帖按晉書導六子長子悅先導卒次子恬不著所
卒之年然考導以成帝咸康五年卒洽以穆帝升平
二年卒後導之卒十九年洽年三十六則導卒時洽
才一十七歲悅又先導則當悅卒時不過十數歲未
必遽能作此書此帖所云慈兄一旦背棄必是恬也
筆道韻古幾與世將兩表相頡頏右軍畏之固其宜
矣　黄長睿云絲劉作紛按書法可疑施作豫其釋

注云劉無言以館閣法書刻於私家有此帖乃側注豫字恐是後人署名淳化大觀摸以入行鉤勒復差遂不可辨劉氏本豫字甚明也　兄子帖兄子號毀不可忍視當亦是恬卒時語考晉書悅無子以弟恬子琨為嗣則當是琨也　帖本作奈何奈何大觀肅府同之顧但作奈何誤　慼塞帖承字稱字皆摸誤大觀改正

晉司徒王珉書　王珉字季琰洽次子善行書代獻之

兼中書令二人齊名故世目獻之為大令珉為小令
大元十三年年二十有八卒追贈太常帖目當稱東
晉太常卿王珉此云司徒當緣珉兄珣贈司徒故誤
稱耳　小令法護之弟名出法護右故世有法護非
不佳僧彌難為兄之語僧彌珉小字也今觀其書如
瓊枝玉樹風絶塵外軋軋欲逼大令大令云弟書如
騎羸騣騣欲度驊騮前葢易之亦畏之也　王珣洽
長子珉洽次子則珉序當後珣淳化誤大觀改正為

是　此年帖垂竟竟字大觀避宋諱闕末筆然懷兼
割顧釋作悲懷文義是也然筆法當是恐　十八日
帖以二書當是比二書劉作以非留至未劉顧俱作
暫為是然筆法當是服以可不亦當是比也不〻〻
帖明作一一劉顧作具誤　何如帖前半一十六字
與後半下何如一十九字筆法不同當别是一帖而
失其前半淳化不詳文義筆法合為一帖可怪也　得
書𧟌之當是慰之慰與至草法相近筆駛偶圓轉耳

劉顧作至非吾〻劉顧作吾亦非當是吾邑　今欲
出帖此月亟老山谷作亟盡月小盡也顧作急遣帖
後遣報作遣則知此之為盡也子當作卿可二字合
併如一古帖中多有此寫法乙明山谷作則非劉顧
作明為是吾下大觀多一早字皆出一作飡出或作
限出俱未是劉作臨出得之王家畢三字小當是旁
注摸以入行耳家一作敬非掾椽當是豫檄山谷作
豫報謂有傷筆非字奴當是敬報書垂竟筆駛故失

折與上孫字忽多作折同皆緣筆駛不能停綴故劉
俱作相報非
晉司徒王珣書　王珣字元琳小字法護洽長子歷官
衛將軍都督水陸軍事加散騎常侍安帝隆安四年
年五十二卒贈車騎將軍開府桓元輔政改贈司徒
此稱司徒是　即何如淳化大觀皆無日字劉顧俱
作即日何如伏弊劉作能顧作服一作秋存疑為得
不〻當是不一一劉顧俱作不具亦存疑　古〻〻〻當

是頓首白劉作拜白非　李日華六研齋二筆稱王文肅所藏淳化祖帖王珣書少伯遠帖諸帖有今徧考淳化諸本並無伯遠帖皆與文肅所藏本同不審日華所稱諸帖有者又何本也

晉侍中王廙書　王廙字世將丞相導從弟右軍叔也歷官平南將軍荊州刺史卒贈侍中驃騎將軍帖目當稱晉侍中驃騎將軍王廙書　廿四日帖元章云同章帝一手僞書長睿云王世將二十四日帖與第

一卷數朝等偽帖字勢無異惟後兩表極古信能傳鍾氏筆意而右軍學之也　示大觀作云此摸誤同當是同劉繹得之顧作因非　王僧虔集稱晉自過江東右軍之前惟庾為最書為右軍法羊欣能書人名亦稱琅邪王廙能傳鍾法此上元帝兩表筆跡極古太傅遺軌宛然未墜宜為右軍師法也　長睿云頓乏勿勿按顏氏家訓世中書翰多稱勿勿相承如此莫原其由或妄言此忽忽之殘闕說文勿者州里

所建之旂蓋以趣民事故悤遽者稱勿勿僕謂顔氏以說文證此字為長而今世流俗又妄於勿勿字中斜益一點讀為匆字彌失真矣祭義云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注勿勿猶勉勉也慇愛之貌杜牧之詩浮生長勿勿是知勿勿出於祭義古人詩中用之不特稱於書翰耳　兩表慇字左上民字各有闕筆葢唐人鈎摸時避文皇諱耳誠惶下大觀下有誠恐二字

晉史元帝紀所幸鄭夫人衣無文綵表云鄭夫人乃

爾委頓今復增損伏惟哀亡慼存則鄭夫人益先元
帝没　七月十三日帖骨法簡古正是平南書但傳
摸多失耳ち筆法當是寺顧作等可疑不〻當是不
一一舊釋俱作不言非仁一作側一作何俱非劉作
月行復半文義為得彷一作獨一作緬俱可疑垂當
是審施釋最是大觀合下為一帖則不審嫂何如文
義正合顧云當作佳按晉人凡書佳字皆作佳無作
隹者隹說文職追切鳥之短尾總名佳隹二字古不

通用今人書佳字乃有作生者誤也本帖上下悉佳正作佳可知此生字之非佳矣宜一作宣一作聞仍一作鴻一作瀉俱可疑瘥如復斷或作疾亦通然人當是然人舊作愁人非宜復〻〻當是宜復一一舊俱作具非〻當是與不可〻當是不可言以及淳化作北反大觀作北及屺瞻云當作發俱可疑書不足當是書不具舊俱作不足非白皮當是自護顧作白復非泊息消字有闕筆　七月十三日以下九行玩

其筆法本是一帖淳化以娷何如下分一帖非瘧如
復斷亦應合上為一帖劉另作一帖亦非
晉太宰髙平郗鑒書　郗鑒字道徽明帝以其有器望
乃詔鑒特草上表疏以從簡易封南昌縣公進爵太
尉年七十一薨贈太宰帖目稱太宰是特稱郡望無
謂　帖末本有兩頓首顧釋失其一
晉侍中郄愔書　郄愔字方回鑒長子歴官鎮軍將軍
都督浙東五郡軍事又徵拜司空固辭不受太元九

年年七十二卒追贈侍中司空帖目當稱晉侍中司空郗愔書此但云侍中誤　九月七日帖以得章當是比得章下帖同食逢當是食進言疾漸佳食今進否新瘥將適殊難也或作逢未是　廿四日帖悉走劉作逵為是或作達或作連皆非日涼當是日涼劉顧作諒非兩行至愔報適盡遠近下別是一帖大觀分之最是劉顧合為一非　兩帖皆問弟疾書當是一事而兩作書耳　遠近帖按本傳愔與姐夫王羲

之高士許詢並棲心絶粒有邁世之風此云付石首干一節石首干未詳何物當是服食之藥也屺瞻云當作地干古乾字劉作耳　顧云何當來當字長沙本分作少用且分兩行誤甚　𠁅𢙢如常當是一一劉作今𢙢如常亦通顧作親親非敬豫丞相導次子即丘子恬也道祖未詳　米芾寶章待訪録云晉武帝王渾王戎王衍郄愔陸統桓温陸雲謝安謝萬等十四帖武帝王戎書字有篆籒體氣象竒古墨色如

漆內郄愔一帖即閣本法帖所録者昔使王著取溥

家書與閣下書雜摸摸此卷中獨取愔兩行餘在所

棄

晉中書郎郄超書　郄超字景興小字嘉賔愔長子先

愔卒歷官司徒左長史母喪去職服闋除散騎常侍

不起以為臨海太守加宣威將軍不拜則帖目當稱

晉司徒左長史郄超書此云中書郎誤　此帖米芾

書史以為李懷琳偽作　晉書穆紀永和七年正月

辛丑鮮卑段龕以青州來降帝以為鎮北將軍封齊公帖所云段龕歸順者也右軍及次子凝之皆嘗為江州刺史右軍為郄氏壻超為右軍内姪正同時此稱江州而不名或當是右軍也以為宗正不可考

晉尚書令衛瓘書　衛瓘字伯玉太康初遷司空侍中告老遜位進太保後朝廷既誅害瓘者乃追瓘代蜀功封蘭陵郡公則帖目當稱晉蘭陵郡公衛瓘書此云晉尚書令誤　按瓘初仕魏歷鎮東將軍封甾陽

侯晉武帝泰始初轉征東將軍進爵為公則璀為晉最初人序當在張華上淳化置郄超後殊不倫 長睿云頓字下當有首字古人作字畧希即可當字孔琳之帖尾頓首亦如此羲之帖往往有之 按懷劉作夜懷末是顧作想懷為得始尒乃還劉作復還顧作得還於文義皆合按其書法則當是得也且至當是且至作旦望非汎節度當是須節度作領節度非日日當是自白作得白亦非末當有兩死罪顧釋止

一尤非屺瞻謂此帖多脫字按此帖比晉人他書可
謂文從字順脫字亦少屺瞻説恐未當
晉黃門郎衛恒書　衛恒字巨山瓘之子歷官黃門郎
與父瓘俱為楚王瑋所害後贈長水校尉謚蘭陵真
世子帖目當稱晉長水校尉衛恒書　瓘嘗云我得
伯英之筋恒得其骨此一十七字骨韻專謹信得伯
英之骨者也然不免專謹之過故沈冥坱圠處不及
乃翁米芾書史云此李懷琳偽作　七日云耶當是

云耶一作之非

晉太傅陳郡謝安書　謝安字安石歷太保贈太傅此稱太傅是然與郗鑒並稱郡望殊無謂　李日華云祖帖標目謝安書安字是楷字諸刻皆草字　安頓首帖每念君ネエ字鉤摹失一筆一旦ネエ窮當是哀窮右軍二謝帖道婦等一旦哀窮亦如此寫但此于字中多一折耳作知窮非荼毒荼字多一折上奈何作あり則筆駃不及作折耳　米云前帖真後六月帖

僞書長睿云葢以惶恐再拜當時罕用然施於尊老者或有之陶華陽真誥有帖云許玄惶恐再拜正晉世語按此帖與第一卷章帝千文此卷王平南第一帖正同筆法乃一手偽作但惡態小斂耳屺瞻云米鑒正是而伯思反原之何也　顧汝和云此稱道民山谷謂葢事五斗米道後漢張燕輩託天師道陵立祭酒治病使人出五斗米而病隨愈謂之五斗米道王氏世事之凝之彌篤未聞安石恐時通俗尚之按

右軍與郗方回並有邁世之風方回事天師道而右軍父子亦俱事之孫恩收會稽凝之不爲備但入室請禱云已請大道鬼兵相助遂爲恩所害右軍以獻之女玉潤痼疾亦與書道士深以自克稱民不置與安石之稱道民皆是此理末云惶恐再拜正是佞其師尊語

晉散騎常侍謝万書　謝万字萬石安弟也歷官散騎常侍帖目得之　帖稱告朗等按晉書朗字長度據

之子万之猶子也謝道韞稱謝氏彦秀者有封胡羯
末胡即朗小字　各可〻當是可可大觀第二可字
摹作之字誤不〻告當是不一一告劉顗作具非

六藝之一録卷一百三十九

六藝之一録卷一百四十　　錢唐倪濤撰

法帖論述十

淳化祕閣法帖考正卷第三

歷代名臣法帖

黄長睿云此卷僞帖過半自庾翼後一帖已向季春等十七家皆一手書韻俗筆弱濫厠諸名跡間始余觀之但知其僞而未審其從來及備員祕館因彙次

御府圖籍見一書函中盡此一手帖每卷題云倣書第若干此卷偽帖及他卷所有偽帖皆在焉其餘法帖中不載者尚多並以澄心堂紙寫葢南人聊取古人詞語自書之爾文真而字非故斯人自目為倣書葢但録其詞而已非臨摸也國初論次法帖時王著輩不悟其非但採名雜載真帖可勝歎哉今列次卷內一手偽帖於左　庾翼後一帖　沈嘉　杜預後一帖　王脩　劉超　司馬攸　劉穆之　劉瓌

王劭　紀瞻　王廞　張翼　陸雲　山濤　十壹

右十五家并庾翼杜預後一帖皆一手僞書　庾亮　庾翼前一帖　杜預前一帖　謝璠伯　王嶷之　王凝之　王操之　王渙之　索靖　王坦之　謝莊　王邃　王恬　王曇首　孔琳之　王僧虔

右十四家并庾翼杜預前一帖皆真帖

此卷真僞不分誠如元章長睿所鑒乃其紀次顛倒失序者亦復不可勝數杜預索靖山濤陸雲皆晉未

度江前人而衆錯東晉諸人後司馬攸文帝子武帝
弟幾為太子而不知其為晉宗室謝莊始終事宋而
目為晉庾亮誤為元亮沈嘉割字為名劉瓌之孔琳
之名截其半紀瞻史與帖皆作瞻而誤以為贍王僧
虔南齊人而不分南北王坦之太原王述之子而班
於琅邪諸子之間王廞之義之第五子不列羲之諸
子之次至其官爵錯繆世次失序又不足言矣總之
淳化一帖徒以刻自秘閣人間不易可得又魏晉以

來名跡歷代皆藏内府世人罕見得此始流布人間故珍貴一時歘流百代實則其紙繆處不可一二數弇州山人以為俱不足論其筆法自非後人可及非唯耳鑒亦尊許大過語耳

晉太尉庾元亮書　庾亮字元規明穆皇后之兄也未嘗名元亮帖目誤大觀稱庾亮為是元康六年薨年五十二贈太尉帖目稱太尉是　長睿云帖言奉告書葙先為媞子作江淮之間謂母曰媞　此云媞子

未知目何戚也顧汝和云媞音氏又音啼弟又爾雅云媞媞安也　帖中作字凡四皆當是作字而筆法各不相同施以第三為注劉以第四為治皆誤　宋自靖康之變大觀新舊二刻皆淪北地開禧以後有自榷場中來者皆磨去亮字右邊轉筆以避金主亮之諱所謂亮字不全本也

晉車騎將軍庾翼書　庾翼字稚恭太尉亮之弟歷官都督征討軍事加征西將軍永和元年卒年四十二

贈車騎將軍帖目是劉遐字正長廣平易陽人歷官散騎常侍咸和元年卒贈安北將軍　按庾翼嘗為陶侃太尉府從事中郎此帖稱從事中郎則當是與侃書也考晉書明帝太寧三年陶侃都督荆湘明年當成帝咸和元年翼年二十二始辟陶侃太尉府從事中郎劉遐卒於是年正當翼為從事之初不應遽稱故吏若謂此書在從事後則劉遐卒已久又不應與劉同名又考遐傳終遐身未嘗叅軍事則此帖不

無可疑然書法精古的是真跡或由史誤亦未可定

顧云撿挍當是檢校一作拔非　已向季春帖米云同章帝一手偽書　第二字合兩為一上下各借一筆古帖中多有之須按文義當是頃顧作須亦通

晉太守沈嘉長書　按竇蒙述書賦注沈嘉字長茂吳郡人晉吳興太守帖目但稱太守不稱吳興又以沈嘉為嘉嘉長連字為名尤荒率可笑本帖但稱沈嘉不

稱嘉長豈王侍書不之省耶標目當稱東晉吳興太
守沈嘉書　此帖格韻滯俗同章帝一手偽書米老
未曾標出葢偶失之長睿鑒是述書賦稱長茂草勢
既捷而疎慕王不及獨斷自如若此三行豈能慕王
獨斷者耶　小〻當是不一一舊釋作具非
晉侍中杜預書　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起家尚書
郎累官鎮南將軍以平吳功進爵當陽縣侯卒贈征
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終其身未嘗為侍中也帖

目誤當稱晉征南大將軍杜預書　長睿云十一月帖云道遠書問又簡間得來況非當時語或是江左人書不特親故帖誤也按長睿每以詞語簡直者為非晉人語彼時吐屬古雋自與後來不同然安知必無一二簡直者出於尋常風氣之外耶五子之歌三代以上作也而平易如此得謂五子偽乎過論失實非所尚也米鑒是　預拜當是頓首頓首末多一曲便是疊字凡古帖或末筆引長或字間少空皆作

疊字顧汝和但作頓首失之況劉作説顧作況皆可通　親故帖米云同章帝偽帖長睿云數附書信以慰吾心亦近世流俗語按信者使也晉人無以為書信字右軍帖往得其書信遂不取答言使者遂不取答也至唐宋人始以為書信之信　孤女當是孤女顧釋是劉作絶汝誤也

晉王循書　徐澄齋云陶宗儀書史會要王循官至中軍將軍善行草法書要録王愔文字志目有王循宋

板作王修按後魏弔比干墓碑修字作循則循修二字古葢通用晉書外戚傳王修字敬仁濛長子起家著作郎轉中軍司馬年二十四未拜而卒官位與陶所紀正同則王循當王修陶特誤以中軍司馬為中軍将軍耳褚遂良撰右軍書目第三東方朔賛小注云書與王循此王修事也王循無别考　米云同上偽按帖語自是晉人書法則同章帝一手偽作　循下有一無字劉作舊當是遮顧云褚遂良右軍書目

有阿遮帖張彥遠帖語有報敬倫遮恐是王氏子姓

按敬倫導子恬也遮未詳米臨報敬倫遮帖作敬倫

逸誤

晉劉超書 劉超字世瑜琅邪臨沂人仕晉右衛將軍

為任讓所害贈衛尉帖目當云東晉衛尉劉超書大

觀是 竇蒙述書賦注云超手筆與元帝相類自職

居近密遂與外人書絶故述書賦有禀天然而自强

亂帝札而見拘之語長睿云今此書字勢絶與元帝

不類其僞明矣

晉散騎常侍謝璠伯書　謝璠伯於史無考世稱謝璠伯善草書只此四行沈著痛快風力故自遒上也

見者當讀作現言江東精兵不可猝得惟當善養現在者耳如以來當是如比來劉作此來誤

晉黄門郎王嶶之書　嶶之字子猷羲之第五子仕至黄門侍郎棄官東歸則帖目當稱黄門侍郎大觀是此但云黄門郎葢誤　寧復〻〻當是可言顧釋是

或作可可亦通劉作可耳誤不〻〻當是不一一舊作不具皆誤

晉謝莊書　按宋書謝莊字希逸歷官中書令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卒贈右光祿大夫長睿云謝莊首終仕宋而題曰晉是大誤也帖目當稱宋右光祿大夫謝莊書　一日忽恚悶當是一日忽恚悶劉合一日兩字作間或以患作戀皆非合坦當是企但或作坦非昨來已漸勝當是昨來施以為可疑亦未是須日寒

重當是頃日劉作須自非塔動按書法當是憎動言

寒重居患惡動耳劉顧皆誤作增

晉侍中司馬攸書　司馬攸文帝第二子武帝同懷弟

字大猷小字桃符武帝踐阼封齊王帖目當書晉齊

王司馬攸書　徐澄齋云此帖當如長沙王永陽王

之例附第一卷帝王書後　齊王善尺牘為世所楷

書斷稱其蘭芳玉潔竒而且古此三行楷法雖專謹

然骨韻殊俗米云與章帝一手偽書信是末首頓首

上當有脫失

晉劉瓌書　述書賦注劉瓌之字元寶沛國人晉御史中丞義城伯帖目當云東晉御史中丞劉瓌之書帖於瓌下失之字大誤　長睿云瓌之乃東晉時善八分者大令既不肯書太極殿榜謝安石遂令瓌之以八分題之今此帖非真與王廙二十四日帖無異元寶書述書賦稱其剛直爲兩王之次骨正力全軌範宏麗今此帖筆法紏繞殊乏正骨米云同章帝僞

帖不疑　瓌之頓首下本帖空一字大觀肅府俱有兩點當是頓首頓首帖末瓌之下大觀有頓首頓首四字

晉王坦之書　王坦之字文度王述子仕至北中郎將徐兖二州刺史卒贈安北將軍帖目當稱東晉安北將軍王坦之書長睿云王著叙王坦之書列於逸少諸子間意以名皆從之殊不知坦之乃述子是太原王耳非通古甚那知爾　王懷祖書述書賦稱其高

利迅薄連屬歆傾文度師法乃翁而得其高利迅薄之意瑤環瑜珥蘭茁其芽風流照暎故當不減會稽諸子也　已與謝郎當如施作已與顧作已與非訒不可者當是良不可者或作斷不了者未是當詰公應作當詰公無疑

晉王渙之書　渙之為羲之第三子未詳其字未仕帖目但稱名最合晉字上當增東字　長睿云王氏凝操徽渙四子書皆真帖逸少七子上四人與子敬書

具傳惟玄之肅之遺跡未見餘皆得家範而體各不同是善學逸少書者猶顔延之對宋文帝論其諸子自謂峻得臣筆測得臣文奐得臣義躍得臣酒書亦猶是也僕今以擬王氏諸子則逸少之書凝之得其韻操之得其體徽之得其勢渙之得其貌獻之得其源大令書特知名而與逸少方駕者葢能本父之書意所循者大故也逸少之書真行則法鍾草聖則師張二家之法逸少所自出大令從而效之所以特高

於諸王猶魯堂諸子由賜商偃皆以儒稱卒之得其傳者子淵而已　卡當是上下二字疾書合為一耳古帖中往往有之施合二字作叔未是

晉王操之書　操之字子重羲之第六子歷官侍中尚書豫章太守帖目當稱東晉侍中尚書王操之書帖首操之等〻正是等白書既已恐未明又更加點以足之帖末操之如〻當是頓首傳摸失真耳施作等白誤

晉王凝之書　凝之羲之次子字叔平歴官江州刺史

左將軍會稽内史帖目當稱東晉左將軍會稽内史

王凝之書合置渙之之上　黄山谷云余觀凝之字

法最密恨不多見僕謂此書大似獻之　此卷載羲

之諸子書不特以坦之班於羲之諸子之列誤認太

原為琅邪者荒謬可笑即其叙次羲之諸子亦復失

倫考晉書羲之長子玄之早卒次凝之徽之操之獻

之獻之既别自為卷則序四子當首凝之次渙之次

嶶之次操之乃得其正耳　沴冷當是漸冷施作微冷誤吾字最小當是旁注摹者誤入行耳

晉征西司馬索靖書　索靖字幼安燉煌人太安末歷官使持節游擊將軍卒贈司空安樂亭侯未嘗為征西司馬帖目當稱晉司空索靖書　徐澄齋云索靖晉最初人當列衛瓘之後　載妖帖詞雖斷闕文特古雅然亦同章帝一手僞書雖氣骨稍勁而神韻甚俗銀鉤蠆尾幼安奇趣了不復存矣參觀出師頌便

知此為偽蹟無疑元章長睿皆未標出者偶失之耳

妖[illegible]當是妖孽或作孽非字書無此字過忕當是過臧顧作過可疑莫吉當是莫告劉作莫去非[illegible]一作念一作會皆通於叐當是於予或作爭未是前有爭字作叐書法正與此不同翔栄當是翔榮作集作巣皆非[illegible]舞或作歌舞劉作起舞顧作鼓舞皆可疑叓農顧作處農於文義為近然書法當是叓姬[illegible]當是姬棄顧釋是或作業非　長睿云七月廿六日帖

本七紙晉王平南廙每寳玩之值永嘉亂乃四疊綴衣中以渡江唐蒲州桑乾令豆盧器得之疊跡猶存今所録惟一紙耳摸傳失真無復意象　信王當是信至劉作悉里非壽知二字摸搨失真劉作壽知非顧作悉知亦可疑

晉侍中劉穆之書　按宋書穆之字道和小字道民仕晉至左僕射雖卒於晉世未嘗事宋然始終為宋謀主宋武始表贈侍中司徒南昌縣侯及受禪又追封

南康郡公則穆之始終受宋恩遇特深當稱宋南康郡公劉穆之書大觀標目是　述書賦稱道和閑雅高蹤絶塵注云今見行書一紙六行即此帖也然筆韻短弱殊與竇氏所稱不類當是俗手依聲偽作米云同章帝偽帖不虛也　帖首當有闕文亦幻當是亦知顧作所欲非古推遷當是官推遷顧作故推遷非更字波蝕更下一字全蝕劉作諱顧作律皆可疑

晉尚書王劭書　王劭丞相導第五子字敬倫歴官尚

書僕射中領軍卒贈車騎將軍帖目當稱東晉車騎
將軍王劭書淳化標目作尚書大觀標目作尚書令
皆誤　米云同章帝偽帖按此帖在偽跡中頗為肅
括乃偽書之最佳者然糺繞惡習故自在
晉車騎將軍紀瞻書　紀瞻字思遠丹陽秣陵人歷官
驃騎將軍常侍卒贈開府儀同三司帖目當稱東晉
開府儀同三司紀瞻書淳化大觀標目皆誤淳化又
誤以瞻為瞻尤與史不合本帖首尾俱作瞻　帖云

貧家無以將意所謂物微意全者也按瞻歷任清華厚自奉養館宇崇麗有足賞玩此云貧家定非思遠語不特詞語不古書法凡猥為足判其非真也　永積二字可疑或作永攜亦未是今並顧作蓋或作送俱未是疑當是遲所以顧作所謂為是陳與義作所須亦可疑

晉司徒王廞書　晉書王薈傳王廞字伯輿導之孫薈之子也歷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帖目當稱東晉

司徒左長史王廞書　米云與漢章帝一手偽帖

[illegible]割或作瓜割或作分割分割近是[illegible]涕或作悲涕

或作懸涕亦可疑皆由傳摸失真故闕之為得帖尾

廞疏下大觀有八月廿八日五字

晉太守張翼書　竇蒙述書賦注張翼字君祖下邳人

官至東海太守帖目當稱東晉東海太守張翼書

此亦偽作翼書學羲之幾欲奪真此殊凡猥遽欲汚

衊君祖不亦過乎　按問顗作賴郎可疑闕之為得

ふ〻當是不一一顧作具非

晉陸雲書　陸雲字士龍機之弟也吳平入洛為大將軍右司馬帖目當稱晉大將軍右司馬陸雲書　米云以上三帖同章帝偽帖　裹節或作春或作喪當以春為正春字章草作裹此特以左鉤引直耳及以顧作及卿按草法當是鄉字可〻按文義當是可與作之作云俱未安經言施作高孫模作亭未可定人釤之當是欽之劉顧作歎之未是　自劉穆之至此

六帖皆是偽帖

晉海陵恭侯王邃書　世說新語注王邃别傳邃字處重瑯邪人舒弟也歷仕中領軍尚書左僕射帖目當稱東晉尚書左僕射王邃書淳化稱海陵恭侯未知所據　宣和書譜云王邃作行書有義獻法婚事一帖布置婉媚結構有法按此帖意局剛清故嚴謹之意為多要之正自適上　張亟當是張丞或作亟非今知當是令知或作乏非

晉中書令王恬書　王恬丞相導第二子字敬豫小字
螭虎歷官會稽内史加散騎常侍卒贈中軍將軍帖
目當稱東晉中軍將軍王恬書　螭虎草隸書斷稱
其世難與比是時張翼以書得名議者謂不能過恬
此兩行一十九字格韻直逼右軍奚翼之所敢擬
尒〻〻當是力不一一劉作不具顧作少令皆非
晉太守山濤書　山濤字巨源河内懷人也歷官右僕
射光祿大夫侍中拜司徒太康四年年七十九薨帖

目當稱晉司徒山濤書此云太守不知何據　長睿云山濤啓事與李懷琳所撰七賢書中濤書自相矛盾但此啓文是而書非七賢帖中筆語皆妄也　巨源正書寶泉稱其朴略此八行筆法扭捏殊無朴略意與前王劭王廞同出一手偽書　質止少華文義當是質正書法作止當由摸搨之誤或偽書人不了文義信筆誤書耳　黃山谷云帖末十九字長沙帖置羊欣書後

晉侍中卞壼書　卞壼字望之濟陰宛句人歷官領軍將軍給事中卒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帖目當稱東晉侍中驃騎將軍卞壼書　壼晉書作壼帖目誤　述書賦稱望之草書槩古而老此六行筆勢糾繞與章帝等書同米黃目為偽作信精鑒也

朝节郎當是朝將中郎兩字連草合為一耳與前王渙之書卡二字後羊欣呆卞二字同一筆法劉施釋闕亦通顧作比中未是諸附當是諸誠一作城非奴

愛顧作改愛可疑當由摸搨之誤反筆法是友按文
義則當是發癹劉作傅非何屺瞻云當是防字古防
房二字通

晉謝發書　謝發爵里無可考　米云已上三帖同章
帝僞書　末行劉作末知最合顧作欲未是帖末筆
惻感三字潭帖誤連山濤書後

宋特進王曇書　王曇首瑯邪人太保弘少弟僧虔父
也歷官太子詹事侍中卒追贈左光禄大夫加散騎

常侍帖目當稱宋左光祿大夫散騎常侍王曇首書
淳化曇下失首字大誤本帖明有首字　差可當是
差可施作耳非請不施作清和非劉顧作請示為合
不宜自當是所宜顧云當作亦誤未能令遣劉作令
顧作合皆通從有劉施作俗是顧作從可疑曇之劉
誤作答當是首字惟誤首為答所以標目止作王曇
也

宋中散大夫羊欣書　羊欣字敬元泰山南城人由新

安太守轉義興太守除中散大夫帖目是　敬元師資大令見重一時行書尤善故時人有買王得羊不失所望之語此帖傀短力弱去大令風規正遠其僞不疑米鑒良是　得去下當脫月字

宋太常卿孔琳書　孔琳之字彥琳會稽山陰人歷官祠部尚書卒贈太常帖目琳下失之字大誤大觀有之字　長睿云琳之帖有恨恨脚中轉劇近明散未覺益十二字偏小盖行側注字摹帖者妄以入行

耳當依本為正按李日華六研齋二筆稱王文肅公
所藏淳化祖帖孔琳之書歎具旁增悒悒脚中四字
何賴右有轉劇近明散未覺益八字總十二字皆旁
添與今刻不同則長睿所云誤摹入行者蓋亦未見
祖本耳愚謂不獨此十二字前觸感觸字難勝勝字
亦小當亦旁注誤摹入者自邪劉作自郡顧作自羣
皆可疑當由摸搨有誤地穷當是地窮劉顧作最非
王右軍聖教序窮亦作穷去今三字當是奈何念痛

悼筆駃合為一字耳示下糢糊一字良所惠當是良所惠施劉作君非[illegible]當是悲悒劉顧作幽悒恐未是[illegible]當是歎一一劉顧作歎具施作歎歎皆非[illegible]長睿作悢悢顧作悒悒皆可通[illegible]劉作迷甚最合顧云疑作亡非或作反誤[illegible]當是孔子孔琳之奈何頓首書垂盡筆駃不可收故有失耳或以奈何作等字亦未是　按史琳之以楚臺員外散騎侍郎遭母憂去職服闋除司徒左西掾

以父致仕自解未幾司馬休之以為長史旋以父憂去官此當是其居憂時書幽咽凄斷都無倫次其孝思沈痛油然見於筆墨之間不獨妙善草隸而已

齊侍中王僧虔書　南齊王僧虔曇首子琅邪臨沂人歷官侍中特進左光禄大夫卒贈司空或誤稱晉今標目但稱齊侍中亦未是當稱南齊司空王僧虔書

長睿云僧虔兩啟皆佳結字與擬王琰乞江郢所統郡啟同書聲信不虛得

淳化祕閣法帖考正卷第四

歷代名臣法帖

前卷以宋謝莊為晉此卷復以宋蕭思話為梁陳逵晉西中郎將也而以為陳薄紹之宋給事中也而以為唐十七史非僻書乃漫不討論一至於此信可怪也

梁尚書王筠書　王筠字元禮一字德柔琅邪王僧虔之孫歷官太子詹事年六十九為賊所逼墜井死帖

目當稱梁太子詹事王筠書　元禮此書格韻清迥猶有大令風範獨惜摸搨多誤耳何理理字竟似俚東敘來字竟似東遶白遣字畧似遠王筠王字竟似至當由上帶白字來便筆法多一折故有似至耳或作白呈亦通清勤當是清勤顧作請勤亦誤　此與第六卷右軍寒嚴帖書法雖異詞氣略同觀此益知彼為齊梁偽作無疑矣

梁特進沈約書　沈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歷官特進

光祿大夫侍中少傅帖目當稱梁特進光祿大夫沈約書　休文不以能書名此帖筆力雖清駛然頗不中程度要之決非俗手所到　々年劉顧作令年最是孤多疾劉作約秉離誤顧作殆差故亦非當是殆無能子顧作爾可疑當闕之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決劉作始得此書則此下竟少一字誤甚顧作始得此事至亦未是當是始得此處一決孤[illegible]顧帶上字作沈約白亦可疑總之休文胸次多卷軸意不在書率爾寫來

不可識别然下筆超絶渾是一段書卷之氣雖不專家要自雋上也

梁交州刺史阮研書　按張懷瓘書斷阮研字文幾陳留人官至交州刺史帖目是　書斷稱阮研書行草出於大王若飛泉交注筋力最優庾肩吾書品亦云阮研居今觀古盡窺衆妙故竇泉賦有急溜懸磴之語此帖殊軟緩絶少急溜懸磴意米云同章帝僞作不疑　如過嶠始字大觀失摹女内一點然此字淳

化模亦微失劉竟誤作恨所〻當是所有或作具非亦〻當從施作不一一顧作具亦非頓首下大觀有

四月一日四字

梁征南將軍蕭確書　長睿云齊豫章王嶷之孫確在梁位司徒右長史此云征南將軍不知何據恐是梁邵陵王綸之子確也按梁史齊豫章王嶷第六子蕭子範之次子確歷官司徒右長史未嘗為征南將軍邵陵王綸次子亦名確字仲正以侯景乞盟詔確入

以為南中郎將此云征南將軍當是仲正蓋誤以南中郎將為征南將軍耳帖目當稱梁南中郎將蕭確書 又按梁書齊豫章王孫梁邵陵王子名皆從確不從確確確兩字雖同音然史並未從確當以史為正又大觀帖目作梁廣州刺史蕭確益可証此蕭確之當為邵陵王之子矣 米云同章帝偽按此與上阮研書在諸偽帖中尤俗惡可笑黄長睿以為非江左書信然

梁蕭思話書　按宋史蕭思話南蘭陵人孝懿皇后弟之子歷官都督郢湘諸軍事鎮西將軍孝建二年卒贈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觀帖目稱宋征西將軍蕭思話書最是此目為梁豈以梁為蕭氏故稱梁耶其可笑如此言切劉作言切顧作寒切俱可疑闕之乃去顧劉作少首或作小告亦可疑闕之

梁蕭子雲書　蕭子雲字景喬齊豫章文獻王第九子仕梁歷侍中國子祭酒帖目當稱梁侍中國子祭酒

蕭子雲書大觀標目是　長睿云蕭子雲有章草出師頌甚古雅與此卷正書列子遠矣按蕭子雲答武帝自論其書云始變子敬全範元常張懷瓘書斷亦有晚學元常筋骨亦備之語此書列子三章古雅渾勁風力直擬太傅長睿顧少之王弇州依聲附和遂有十月凍蠅之譏皆過論也又出師頌一章宣和書譜皆以為索靖長睿目為子雲亦誤　第三章取也與也下大觀無失其所也四字

陳朝陳逵書　世說新語注陳逵別傳逵字林道頴川
許昌人晉黄門郎西中郎將帖目當稱晉西中郎將
陳逵書淳化標目題為陳朝陳逵宜其來長睿之掊
擊也　宣和書譜稱逵作行草古而腴草字飄發不
滯有羲獻之風歲終帖筆力古厚果有羲獻意後伯
禮帖骨柔脈短則是偽書米黄未標出偶失之耳
逵白當是逵白筆駛偶多一小折耳劉顧作百非云云
當是足下兩字合為一各借一筆耳第三卷羊欣帖

亦同此　伯禮帖問訙陳云訙與訊同兄前許當是兄前許緣筆駛多一折耳顧作足前許非分纛當如施作介纛介旂之省也今追當是今遣或作進弦付當是願付今信劉施作佳顧作使俱可疑大抵此帖摹搨多誤兄分途今信殫六字皆有失筆不足據

中書令褚遂良書　褚遂良字登善散騎常侍亮子歷官尚書右僕射以諫阻立武昭儀貶潭州都督未幾又貶愛州卒於官神龍中復官爵德宗追贈太尉帖

目當稱唐太尉褚遂良書標目上失唐字　遂良雖
與虞歐同時然少後于虞歐當置詢後　遂良以高
宗永徽六年諫阻立武昭儀左遷潭州都督此潭府
下濕帖乃其在潭時語按遂良諫阻立武昭儀引義
極諫叩頭流血終始不屈雖觸怒身死固其所安豈
有栽一貶斥遂不勝煩苦之理帖云潭府下濕不可
多時況兼年暮深益隤頽竟似有刻不可居之勢既
已執之於前乃忽悔之於後前後違反不可收拾曾

謂遂良之賢乃至此極必無之事也此葢偽書者不明大義以為此情所必有故傚效褚書惑人耳目而不自知害名義誣先正有如此也故其為書前猶矜練略得登善手意數行以後便脚手盡露惡道坌出矣黄長睿云帖末云舅遂良報薛八侍中前河南謫潭時無有薛姓為侍中者自永徽六年遂良貶潭州都督前此上至神尭時為侍中者裴矩齊王元吉杜如晦王珪魏元成楊師道劉洎張行成高季輔宇文

節韓瑗凡十一人未有薛姓者至儀鳳中薛元超始
作相既在遂良後又不作侍中當時在外鎮亦未有
兼此官者其僞必矣按伯思此語可謂辨甚雖無此
證以理而推亦知必僞況其鑿鑿可據有如此者乎
諸何乁言 按文義當是足言筆法却是去意當由
摸搨有誤更得汝忙當是狀或作兆非兆下帖本有
重美二字顧釋脫去從居帖本作徙居顧釋作徙居
亦誤 按忙乃章草狀字與十卷大令鐵石前帖忙

字不同彼為非字也右半寫法先後各異顧汝和以為與大令帖同誤也　長睿云山河帖乃河南所書枯樹賦中鈔出耳此庾子山作而褚書之後褚遂良述四字乃集書者妄益帖内星安性者哉字不知從何處集來　長睿云家姪至帖乃真河南得意書翩翩有逸敬體愚謂此帖筆勢肥濁骨韻軟緩全帶俗氣定是偽書學者依聲習之便入惡道不知長睿何見遽有此語董思白每為學者論書輒亦拈此為法

所未喻也　𢖍即倓字一作獯誤
唐秘書少監虞世南書　虞世南字伯施越州餘姚人
隋內史侍郎世基之弟叔父寄無子以世南繼其後
故字伯施智永善羲之書世南師焉歷官銀青光祿
大夫弘文館學士卒年八十一贈禮部尚書帖目當
稱唐禮部尚書虞世南書　徐澄齋云世南為褚遂
良少所服膺當列褚前　長睿云世南大運帖歐陽
率更比年帖皆集二公碑中字為之按大運帖乃集

夫子廟堂碑比年帖則未知所集何碑矣　夫子廟堂碑以今關中本為勝關中本重刻於趙宋之初字雖淵雅然風神全失此所集字比之重刻本蓋并其字形而亡之況風神乎又況永興原碑乎益以知唐碑之可貴而閣帖之不足尚矣　大運帖玄無之道大觀諱玄字末一點以宋太祖小字玄朗故高宗臨蘭亭於天朗氣清朗字亦闕月中兩小畫　去月帖孛一兩日孛當是牽顧作率未是兩日二字或合作

曹尤非望可自力當是望可言左脚痛冀少日望可力疾行耳顧作耳非非末洛字帖本有言傍顧釋作咨誤　臨樂毅論帖如以棠々當是數記存之以顧作記字草書作字第六卷右軍帖熙字亡不可知與此正同皆當是存也々當是之筆駛少迴峯耳言樂毅論數亦記存此帖但近以臂痛廢書不能學耳次莊釋顧學亦通但以字作學於草法殊不合吾舊作數行草草則與上下文義皆不貫決知非是　米以臨

樂毅論帖為俗人偽作信然此書柔緩全乏永興謹嚴意且其文義至遣書謹空已盡得書以下七字又以别帖續之文義全不相屬筆意亦與上不類其偽不疑　永興當太宗即位之初年已衰老抗表乞骸骨不許至貞觀十二年再表請致仕乃始許之此疲朽帖云未有東顧之期惟增慨歎葢其思歸之切已十數載於兹矣此必其再請致仕時語諄囑司事者使為主持得力耳口力當是得力或作卿力顧作公

力皆誤　鄭長官帖垣不蕩蕩劉作垣顧作恒顧較

是

唐率更令歐陽詢書　歐陽詢字信本潭州臨湘人貞

觀初歷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封渤海男卒年八

十五帖目是　蘭惹帖乃率更觀書跋語筆法謹嚴

定是真蹟虞永興別帖亦有承示名公書畫可以頓

醒滯思之語與此略同然彼當是依倣此帖僞為永

興書以愚俗目不足信也　靜思帖文義援上帖來

疑當是一時語　自魏晉來多以使爲信故右軍十七帖中有往得其書信遂不取答之語又太清樓續帖第四卷右軍帖亦有令因其信答君書想必至也之語此云定須寄信下平安帖云極欲知君等信息則遂以爲書信之信矣古人問信字多作訊不作信晉陳逵伯禮帖云明顧問訊正作訊則以信爲書信之信蓋自率更始　定乃當是定須筆駛失一點耳顧作頃未是立旦當是立具言定須寄信望立具

勿遲也顧合兩字為一作意字亦非　比年帖米云俗人偽作　淳化所收率更六帖惟比年一帖偽作餘皆險勁峭削是率更手筆與其所書史事等帖正同弇州山人乃有園園寒儉之譏殆非能知率更者

唐諫議大夫柳公權書　柳公權字誠懸京兆華原人太子太保公綽之弟歷官太子少師年八十八卒贈太子太師帖目當稱唐太子太師柳公權書　長睿云柳少師與弟帖末云誠懸呈人多疑之以顏籀注

漢書丞相衡傳云字以表德豈人所自稱柳不當稱字然嘗觀逸少敬謝帖自云王逸少白廬山遠公集廬循與遠書自稱范陽盧子先叩頭則古人稱字葢或有之顧從義云公權與弟故可以字也 聖慈帖與虞永興臨樂毅論帖筆勢略同而此更縱耳當是一手偽書末二字敬空當是敬空亦與虞帖同空字失下半故行稍短施作懸末是顧作敬問或可通按公權嘗為敬穆文三朝侍書公綽以其頗借工祝致

書宰相乞換一散秩遂遷右司郎中弘文館學士文宗思之復召侍書充翰林書詔學士帖云聖慈允許守官稍減罪責豈即爾時語耶然誠懸有蒙詔出守翰林一帖亦同時書而縱横沈勁有不可逼壓之勢與此相去逕庭則知此為偽作無疑矣　按柳公綽傳公綽有弟二人公權公諒又公綽伯父子華有子二人公器公度則史傳所稱公權弟僅有三耳此八月定發帖有弟五人葢史以其無甚奇特故不具載

公權致書兄弟同氣之情故應備及耳此亦可補史
書之闕　伏審帖展鉉當是展豁右半筆駛偶縱耳
顧作展劄誤垠〻當是悢悢王篇悢悢惆悵也唐林
藻深慰帖預懸離別之悢悢也顧釋是徐作悢非後
淩當是後使一作復便非帖末一字當是空蓋帖尾
押字與前謹空字同唐宋人書帖多有之此因書盡
筆駛不復多作折故從宀耳朱作耶或作言俱未是

唐李邕書　李邕字太和廣陵江都人李善子天寶初

歷仕汲郡北海二太守代宗時贈祕書監帖目當稱

唐秘書監李邕書大觀標目是　北海書出子敬而

鼓努驚奔勢更過之葢魏晉淳古之意自此逺矣觀

其為人辭辨義烈皆有過人而英邁之氣大重故其

平生多見顛沛卒以豪侈不拘細行致決殺以死此

帖云欲使小兒當從澧州去葢是其從中官楊思勗

討賊嶺南時語十二日一作十二月帖末慶歷帖有

散騎二字

唐諫議大夫褚庭誨書　墨池編云褚庭誨錢塘人左散騎常侍无量之姪開元中仕至諫議大夫按舊史无量本傳无量杭州鹽官人此稱錢塘人者誤又按蘇頲所撰褚无量神道碑稱庭誨為无量次子左拾遺則此所稱无量姪及諫議大夫者亦誤帖目當稱唐左拾遺褚庭誨書五行淵潤有神采時人目為小褚不虛也　人信惠問仍以信為信使之信

唐尚書郎薛稷書　薛稷字嗣通蒲州汾陰人太常卿

薛收從子鄭公魏徵外孫歷官太子少保禮部尚書

帖目當稱唐太子少保薛稷書　貞觀永徽間虞世

南褚遂良以書專家稷銳精臨倣結體遒麗遂以書

名天下而於褚公得之尤多故時人有買褚得薛不

失其節之語此四行者葢亦嘗鼎之一臠矣　此帖

兩鐳鯔字三國志俱作錙音茲此當由書法小異

唐洺州刺史徐嶠之書　徐嶠之字維嶽越州人吏部

侍郎師道之子太子少師浩之父三世書法皆有名

於時按舊史但稱徐嶠新史則云浩父嶠之徐浩古蹟記自稱先考故洺州刺史贈左常侍嶠之真行草名冠古今又浩書山口碣石稱故銀青光祿大夫洺州刺史上柱國嶠之贈左散騎常侍則當以其所自稱嶠之者為正而舊史稱洺州刺史者亦誤以洺為洛本帖正作洺也帖目當稱唐左散騎常侍徐嶠之書此帖正其授洺州時語　閲梨當是闍梨或作閦誤動正安隱當是動止偶多一小畫耳泉本正作動

止第三卷山濤書諒尤質正以止作正此動止安隱
又以正作止止皆由行筆偶誤忽忽自魏晉來皆作勿
勿到此始有忽忽字右軍帖雖有遇信忽卒萬不一
陳之語然是僞書不足據
唐東宮長史陸柬之書　陸柬之蘇州吳人虞世南之
甥少學舅氏以書名官至太子司議郎帖目當稱唐
太子司議郎陸柬之書　長睿云陸柬之之帖殊不類
唐人語當是臨晉宋人帖或效其語作此耳　比在

淮陰於楊刺史守知官齋見此帖古刻縱橫古雅十倍淳化則知淳化本之摸搨失真多矣　上下無恙重一恙字當是於越行時多書一字如魯公論坐書藁使百僚共得瞻仰使字之類耳

唐薄紹之書　按竇蒙述書賦注張懷瓘書斷並云薄紹之字敬叔丹陽人官至給事中行草倜儻時越羊欣黃長睿云薄紹之宋世為丹陽尹書與羊欣齊名時號羊薄淳化目為唐人謬甚按敬叔乃丹陽人非

丹陽尹長睿亦誤帖目當稱宋給事中薄紹之書大觀標目是 困於當是周旋一作同於非甚㠯一宅㠯字可疑何屺瞻云恐是須字摸搨失耳多誤成交當字亦摸誤劉作當文義恐未是帖末兩行字皆當是白與卷前陳逵書白字正同

乾隆御覽之寶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六藝之一録卷一百四十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録監生臣王宫